

# 少年神探金田一



全新小说版

卷

## 下雪影村

露西亚人偶 ■ 银幕杀人鬼

侦探巨献  
火爆上市

【一】

# 少年神探金田一

第一卷·下·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吉林音像出版社  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神探金田一 / 巩永亨 编著, -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 
2001.6

ISBN 7-5387-1550-9

I. 少年… II. 巩… III. / 儿童文学-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8201 号

## 少年神探金田一 <下>

作 者: 巩永亨

责任编辑: 魏洪超 庞建平

责任校对: 魏洪超 庞建平

装帧设计: 雅 梵

版式设计: 清 波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吉林音像出版社

印 刷: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318 千字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0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50-9/I·1489

定 价: 25.00 元(上、下册) [本册定价: 12.5 元]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4 雪影村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. 樱花、雷与时光胶囊   | 12 |
| 2. 无印的杀人者      | 20 |
| 3. 人皆有梦        | 27 |
| 4. 名叫“今井龙矢”的男人 | 34 |
| 5. 暗夜中的死者      | 41 |
| 6. 真相1——哀愁的告白  | 46 |
| 7. 真相2——雪的证明   | 51 |

## 5 露西亚人偶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雾中五重奏           | 71  |
| 2. 暗号解读比赛开始        | 79  |
| 3. 脑袋由前往后按照顺序砍下    | 87  |
| 4. 机关密布的洋房         | 94  |
| 5. 脱下面具            | 102 |
| 6. “指挥家”的密室        | 109 |
| 7. 最危险的赌注          | 115 |
| 8. 抢先解开所有的谜语       | 122 |
| 9. 如恶梦一般           | 129 |
| 10. 真相1——比赛的赢家     | 136 |
| 11. 真相2——陷阱与推理的交响曲 | 145 |
| 12. 真相3——打开“心理钥匙”  | 153 |
| 13. 重叠的过去          | 161 |

## 6 银幕杀人鬼

-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“天蝎座”凶刃       | 183 |
| 2. 禁忌的影片         | 189 |
| 3. 另一个男人         | 193 |
| 4. 告白之后          | 198 |
| 5. 保罗为何吠叫        | 204 |
| 6. 真相1——魔术方程式    | 208 |
| 7. 真相2——超越“双层密室” | 213 |

旷野中有一个美丽的女孩，端坐在画架前挥笔作画。

骤然，天空下起了樱雪雨，少女伸手接住，谁知，它竟然渐渐融化成一滴滴殷红的血……

这是一个令人心酸心痛而流泪的故事。金田一在雪影中学读初一结交的六个好朋友，在校园里埋下时光胶囊，而五年后的约定，已变成物是人非，美丽的春菜自杀，漂亮的冬美莫名横尸校园广场，娇艳的绫花在网球社被人杀害，而凶手作案极其高明，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。金田一从嫌犯与她们之间充满爱恨情仇的瓜葛之中终于找出端倪……





金田一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中充满了暗示，使金田一不知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中。梦一定在预示着什么，预示着什么呢？金田一苦思着。

梦中是一片寂寥旷野，旷野中坐着一个美丽的少女。女孩面对着画架，她宛如一尊美丽的雕像，修长柔和的身姿端然不动，秀美的长发披散下来如一片闪亮的黑色瀑布。梦中的她显得清晰而遥远，熟悉而陌生，亲切而朦胧。

她是谁呢？在这片旷野中有什么好画的风景呢？金田一竭力凑过去想看个清楚。她的背影对着金田一，使金田一看不清她的面容，而她所作的画也是一片朦胧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
金田一奇怪地问少女：“你在画什么？在这种寂寥的地方？”

少女平静而忧伤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我在画雪景。”

少女低头作画，并不回头。

金田一更纳闷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雪景早已过了，现在樱花正在盛开啊！”

少女伸手接住一片空中飘下的花瓣，将手掌伸开在金田一的面前：“你看……”

金田一定睛看去，那片花瓣竟然在少女的手心里渐渐融化成一滴滴的血……

金田一惊奇了，他抬头望去，只见满树的樱花瓣都变成了雪花，飘飘洒洒地落下来。

金田一愣呆了，怎么满树樱花变成了雪花？他想问少女，少女和画架不知何时已消失不见，旷野中只剩下了金田一。

忽然，天空暗下来，飘洒的雪花又变成了樱花，樱花在黑暗的夜空中发出片片闪亮。在闪烁的樱花雨中，少女的身影在空中飘然出现，像一团美丽的彗星，拖曳着长长的秀发，在空中和樱花一起闪亮，少女还是那么忧伤、悲哀、朦胧，从空中凝视着金田一，似乎要对金田一诉说什么。

她究竟是谁呢？她要对我说什么？

金田一醒来，室内一片平静。金田一似乎并没有从梦中完全回到现实，他把现实当成是梦境的继续。他向屋外看去，屋外并没有雪花飘舞，而是丽日晴天。

金田一还沉浸在梦境中。他看着屋外纳闷：“怎么没有下雪呢？不可能，应该下雪才对。”

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，金田一还愣怔着，没接电话。

小罗嗦的堂妹二三在金田一的卧室外敲门：“喂，阿一，你的电话，快起床！”

金田一在室内毫无反应。二三再次猛敲门：“电话！”

金田一没有应答。他还在苦思。

二三忍不住推门进来：“你的电话……”二三惊奇地看着愣怔在床边的金田一，“噢，你已经起床了，怎么不应？”

金田一仍呆着说：“难得真有这样的梦，她是谁？这个梦究竟预示着什么呢？难道是要下雪了吗？可现在不是下雪季节啊！”

二三板着脸嘟哝：“又在想哪个姑娘了。”然后她大声对着金



田一喊，“喂，你的电话。”

金田一终于回到现实中，他接过电话。

“喂，金田一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金田一。”

“我是岛津。”

岛津？岛津是谁呢？金田一努力回忆着。

“啊！”金田一一下子想起来了，他惊喜地，“岛津！你是雪影村的岛津！”

“是啊，你还记得我啊！”

“怎么忘得了呢？”金田一激动地说，“真教人怀念，那是在雪影中学读国一的事了，已经过去五年了。”

岛津抱怨说：“我给你寄过贺年卡，你却从来不回信。”

金田一笑着道歉：“真对不起。你知道，我从来就懒得提笔。”

岛津也笑起来：“你这家伙，从前就这样。”

“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呢？有什么事？”

岛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声音沉重地说：“我给你打电话，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……”

金田一静静地听着岛津的话，觉得很奇怪，似乎和自己刚才做的梦有什么应合。

听完了岛津的电话，金田一迅速收拾起行装，他要赶往雪影村。

火车急驰。金田一坐在火车上，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的田野、高山和森林从眼前一闪而过，回想起五年前在雪影村的情景。当时他来到这个日本东北部的小村庄雪影村，拜访他妈妈的好友，曾经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两个星期。





金田一看着车窗外沉思：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两个星期似乎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占了很大部分。

金田一特别回想到：他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在校园正中央埋下了一个时光胶囊。现在不知那些同学都怎样了？那个时光胶囊不知还在不在？当时他们有约定，五年后再打开时光胶囊。提议这样做的人好像是立石，他在棒球社里和岛津是一对最佳搭档。

金田一想到立石便微笑起来：“那家伙，一副色迷迷的样子。而岛津在电话里没有说起自己的情况，不过，听说好像有职业球队找上他了。”

金田一又想起网球社的莲沼绫花，她那双细长的美腿非常引人注目。还有和绫花交情特别好的社冬美。社冬美的头脑虽然很灵活，不过她给人一种难以亲近的感觉。

正想着，火车到站了。冷清的小站，只有金田一一个人下车。

金田一走出火车站，正赶上一趟刚要驶走的公共汽车。金田一急匆匆地跳上了汽车。

金田一掏出钱包要投汽车票钱时，才发现自己没带零钱，他对汽车司机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没带零钱。”

司机不高兴地说：“搭公共汽车就要准备零钱嘛。”

金田一讷讷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下次再付钱。”

司机怀疑地看着他：“你不是这村里的人吧？”

司机说话的口气像是说：“你下次还会坐这辆车吗？”

这情景弄得金田一很尴尬。

这时，突然从旁边伸出一只手，手上是一大把零钱，直伸到金田一面前：“金田一，拿去！”

金田一惊奇地一回头：“啊，是你，鱼住响四郎！”

“嗨，是我！”挎着书包，一头蓬发，小鼻大嘴的鱼住响四郎笑



眯眯地看着金田一。

“搞什么鬼哟，怎么不早点帮我？”金田一投完币后，笑着说，“你还是以前那样子，一点都没变嘛。”

“哈哈，你也没变。”

两人在行驶中的公共汽车里交谈着。

金田一问鱼住响四郎：“你现在还弹吉他吗？你不是说有朝一日要成为职业吉他手吗？”

鱼住含糊地说：“是啊。可现在，只是偶尔弹弹了。只要学校放假，我都要去船上帮我爸爸作业，根本没时间玩吉他啦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

金田一注意到，鱼住的手指原本纤细得像女孩子一样，现在却像个地道的海员的手指一样粗糙。

金田一不由得想到：毕竟五年了，朋友也发生了变化。

汽车到了雪影村站，鱼住招呼金田一：“到了，咱们下车。”

一走下汽车，金田一不由得停住了脚步，对眼前的景色感慨万分，他闭起眼睛回想着，呼吸着，深情地说：“嗯，海水的味道。”

鱼住微笑着静静地站在金田一的身后，显然被金田一的情感所感动。

鱼住带着金田一起来到雪影村里，一进村，开阔的渔村情景展现在眼前。渔村依山傍海，沿海岸蜿蜒延伸，一道人工筑就的长堤伸出海岸，围住了一湾平静的海水。海湾里，一艘艘渔船静静地停泊着。渔村后面的山上，绿树覆盖，一直铺向远处，和蓝天海水相映衬，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画。

金田一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情景：“哇塞！这和五年前一样嘛！我一直在怀念这种情景。”

鱼住保持着淡淡的微笑：“在雪影村里，时间简直就是停止

的。”

这时,突然身后响起一个娇柔的女声:“阿一!”

金田一回过身。

一个戴近视眼镜,着一袭学生裙装的女孩张开双臂迎了过来:“哇,真的是阿一!”

金田一认出了她:“小都!”

太刀川小都几步跨上来,不停地摸着金田一的头:“好想念你哦。你仍然没有长高嘛!”

金田一笑着回敬:“是你发育得太过头了,女巨人!”

小都欢快地说:“岛津说你会来时,我很惊讶,住宿问题就和上次一样,住我家吧。目前,我家的房间都是空的。”

“对了,岛津呢?”金田一问。

小都顿时神情变了:“嗯……他在春菜家……我们大家要去那里集合。”

一提起春菜,金田一和鱼住似乎都被触动了一下,他们和小都一样,不由得黯然神伤。

金田一记起叶多野春菜当年的样子,她在那些一起埋藏时光胶囊的同伴里,是最文静的一个女孩子。她常在校园里的角落架起画架,一个人静静地作画。

她静静作画的背影给金田一印象深刻,这使金田一蓦然想起那个在他梦中画雪景的女孩子。她是春菜吗?早上自梦中醒来,就从岛津的电话里得到春菜的死讯。

——昨天一大早,春菜在海边割腕自杀。

春菜家,一片肃穆。

吊唁堂中,立石直也和莲沼堇花端然肃立着。金田一刚进门



就轻轻地叫了一声他们的名字。

绫花惊讶极了：“金田一！”

胖敦敦的立石也睁大眼说：“鱼住也一起来了。”

绫花说：“你专程从东京赶来奔丧，谢谢你。”

金田一说：“我突然接到岛津的电话，要我来参加春菜的丧礼，真的让我很吃惊。”

立石接过话茬：“是啊，我现在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”

再向里看时，金田一有点惊异，只见岛津匠静静地、心情沉重地跪在点着灵火的春菜灵台前。

金田一叫了一声：“岛津！”

岛津似乎惊了一下，回过身来：“金田一？”

金田一走到灵台前，跪在岛津的侧边说：“多谢你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能参加春菜的丧礼。”

岛津说：“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时，总是会提起你。平常不怎么爱说话的春菜，一说起你来也会叨个不停。她一直念叨，说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再聚一聚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自杀？”金田一眼湿湿的。

“为什么？……”岛津手里捻着一串念珠，喃喃念叨沉思着。大家都是因为不知道真相而深感遗憾。

这时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我找不到念珠。”

金田一回头看见一披肩长发、长着一双丹凤眼的女孩立在身后，好像有些眼熟，可一时又想不起：“她是谁？”

鱼住说：“她是社冬美。”

金田一有点疑惑：“那个戴眼镜的社冬美？”

鱼住冷冷地说：“她获选为本地的樱雪祭小姐，最近变得有





点趾高气扬了。”

跪在灵台前的岛津有些恼火：“找什么念珠，这是好友的丧礼。”

社冬美辩解：“因为是好友才要找嘛。这是我们大家一起买的念珠，怎么可以只有我一个人没戴。”

小都抬起手上的念珠给金田一看：“这是我们参加学校旅游活动时，七个人一块在寺庙里买的纪念品，本来只是为了赶潮流……”小都望着春菜的遗像泪如泉涌：“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里使用……”

金田一仿佛受到感染，望着春菜的遗像百感交集，说不出话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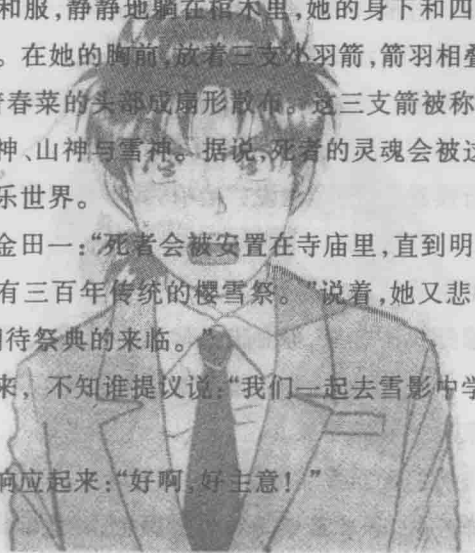
在盛开的樱花下，春菜的丧礼遵循村里古老的传统，隆重而肃穆地开始了。

春菜身着和服，静静地躺在棺木里，她的身下和四周，都撒着盛开的樱花。在她的胸前，放着三支小羽箭，箭羽相叠交错在一起，箭簇对着春菜的头部成扇形散布。这三支箭被称为“上送箭”，各代表海神、山神与雪神。据说，死者的灵魂会被这三种神明带往西方极乐世界。

小都告诉金田一：“死者会被安置在寺庙里，直到明天早上。后天将要举行有三百年传统的樱雪祭。”说着，她又悲伤起来：“春菜一直很期待祭典的来临。”

从寺庙出来，不知谁提议说：“我们一起去雪影中学看一看吧？”

好几个人响应起来：“好啊，好主意！”





雪影中学静静环绕在樱花树中，不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学校前坪有一棵高大的樱花树。

金田一在树下仰起头，看着茂盛的枝叶感慨地说：“哦，这棵树，我一直记得。”

鱼住说：“是啊，你曾经在爬这棵树时摔下来过。”

“那时候如果不是岛津和立石接住我，也许我早就玩完了……”

立石咧开大嘴笑着说：“你这个色鬼怎么会那么轻易就玩完了！”

小都说：“最妙的，是后来发生的事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绫花说，“新来的老师误以为金田一是我们班上的学生。阿一很调皮地将错就错和我们一起上课，真是笑死我了。”

金田一也不好意思地笑着：“那时候无聊嘛。结果就那样待了两星期。后来，我妈要回去了，我也只好……”

立石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会一直待在这里。”

社冬美说：“他怎么可能待在这种村子里呢！东京比这里有趣多了。他在东京该有女朋友了吧？”

立石摸着头，嘲讽地说：“哈哈，我看他即使有也只是单恋而已。”

小都附和地说：“是啊！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但金田一却无心玩笑，他很严肃地扫视着六个伙伴：“我想知道，春菜她真的是自杀吗？”

大家马上沉默下来。

鱼住先打破沉默：“她留下一封遗书。不过，那封遗书很难懂。遗书中说，原本应该是高兴的颜色，竟然却是不被原谅的颜



色。我不行了，唯有死。”

金田一思索着：“不被原谅的颜色？”

大家议论起来：

“虽然字里行间好像没有泪痕，不过，的确是她的笔迹。”

“‘颜色’是指颜料吗？”

“春菜生前那么喜欢绘画，应该是说颜料。”

金田一看着眼前一树一树的樱花，想起雪，想起他梦见的春菜，想起梦中的情景和颜色，他反复琢磨着：高兴的颜色……不被原谅的颜色……难道和雪有关？

他抬眼望去，眼前仍然是一幅静静的渔村和港湾、渔船、海水、蓝天相织的情景，村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。

直到大家散去，金田一也没找到春菜自杀的答案。

静静的渔村街道上，社冬美和绫花走在一起，断断续续传来她们的交谈声。

社冬美说：“竟然为了那种事而死，她真笨！”

绫花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可是……可是，冬美，我看到她买了奇怪的东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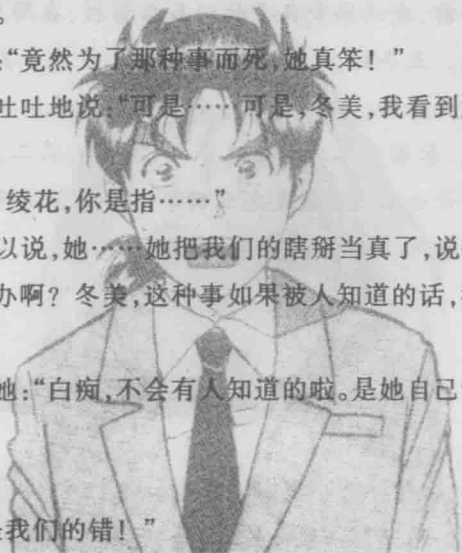
“真的吗？绫花，你是指……”

“是啊！所以说，她……她把我们的瞎掰当真了，说什么活不下去……怎么办啊？冬美，这种事如果被人知道的话，我们就会……”

冬美打断她：“白痴，不会有人知道的啦。是她自己误会才自杀的呀！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根本不是我们的错！”





“那当然！”

一个身影悄无声息地跟在她们身后，她们毫无觉察。

身影听着她俩的话，用力攥紧了拳头，显出愤怒和仇恨。

夜空下，停放春菜灵柩的寺庙肃然静立。一个身影潜身轻行至春菜身前，面对着安祥而忧伤地闭着双眼的春菜，久久凝视着，陷入沉思。

良久，这个身影拿起放在春菜胸前的三支箭，将三支箭捧在胸前，默默而愤怒地祈祷着：“山神啊！海神啊！雪神啊！请赐我复仇的力量，让我对那些不值得原谅的家伙——敲下死亡的铁槌！”

最后一句话沉重有力，似乎敲击在夜空中，响亮而持久地回荡着……

五年前，我妈妈带我去秋田县雪影村，在那里，我结交了七位好朋友。五年后，我再度造访雪影村，是为了其中一位同伴叶多野春菜的自杀。我不是为了参加她的葬礼。

可是，春菜尸体在寺庙里停放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，寺庙里的和尚惊奇地大喊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”

死者胸前的三支“上送箭”不见了。

## 一、樱花、雪与时光胶囊

清晨，金田一在小都家吃早餐。

“伯母，我还要再来一碗。另外，还要一条鱼和加葱花的味噌



汤。”

小都吃惊地对金田一瞪大了眼睛：“一大早就吃这么多？我真服了你。”

金田一坦率而天真地笑道：“对不起，来你们这里白吃白住，一餐就吃了五碗。”

小都的母亲忙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和你妈妈从学生时代就是好朋友啊！三年前这附近有一座大港口竣工，很多人都到那里工作了，所以我们家的出租套房就变得空空荡荡了。随便你爱住哪间都可以，千万别客气。”

金田一问：“伯父呢？怎么一大早就没看见他？”

“他忙着准备樱雪祭的事情。上次你和你妈来我家住，也是这个时候啊，这时候，花朵盛开的樱花树上，点缀着一层薄薄的雪花，银装素裹，非常好看。这个村子每年从4月10日到15日的清晨6点左右，会下最后一场雪，雪大概下一个小时左右，就会变成雨，这样的情形会持续5天早上。这项习俗已经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。”

金田一觉得很奇妙：持续了三百年不变的最后一场雪，真是不可思议！”

小都说：“所以啊，这个村子从古至今就一直供奉山神、海神、雪神！”

金田一和小都吃完早餐走上街头，看到到处都是供奉樱雪祭的景象。

金田一问小都：“这么说，明天早上也会下雪喽？”

“那当然，一定会的。三百年都是这样啊！”

在街头书摊上，小都捧起一本书来看。

“小都，你在看什么书？”

